

第十五卷

瀛寰瑣紀

癸酉十一月中報館刊

為會統帥招降金陵偽天王書

富文書舍李少珊稿

蓋聞神器不可以謬假大業不可以力爭昧順逆者受誅夷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公等稱亂以來計已十餘年矣荼毒生靈不下數百萬矣順逆之理姑置勿論足下亦曾將成敗得失禍福存亡之故猛然省悟通籌而熟計乎足下現成騎虎之勢雖有悔悟之心無由自達此足下之苦衷也然有絕好機會可以轉禍為福不特救生靈保九族並可垂名竹帛反成正大之奇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是下其亦知之否乎今且不遽以空言勸足下而先將君等所以自取滅亡之由與我

聖朝超越前古萬萬無可抗逆之處一一詳陳之如足下祖宗有靈則願敬聽鄙言無忽從古草寇倡亂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元末之劉福通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皆值主昏國亂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乃敢乘機起事然且不旋踵而盡底滅亡其故何世天道好生惡殺凡為戎首理必先亡也至若重熙累洽之世朝無失政民不離心從未有一有平白發亂妄起殺機如君等者以君等之氣燄視黃巾張李自不逮一又况蕭楊洪韋之現報內亂相尋自相仇殺足下尚欲以螳臂當車乎其謬一也自古布衣得天下者惟漢高祖明太祖後世亂賊皆欲妄擬二君不知彼值秦元運終之後為天下真主而又有陳項張陳之輩先為之驅除且皆五六載即成帝業君等倡亂已十三年矣發亂端於聖明之世身為禍首而所踞之郡縣又日敗日蹙黨羽已殲歿過半君豈猶在夢中耶其謬二也治歷明時閏餘成

歲始自麟皇堯舜載在尚書月望則圓月晦則闕昭然共見君等妄欲更之弦望晦朔一概顛倒是謂逆天至所改支干如子好寅榮戌開等字與所謂天父下凡及六日造成山河等語皆醜怪妄誕令人欲嘔其謬三也孔孟之道與天地無終極今欲以耶穌之邪教壓孔孟而奪其帝此乃今古未有之奇變既為天理所不容即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其耳目此與黃巾賊所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者何異獨不思黃巾等賊後果作何結局乎其謬四也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以下皆不敢僭且祀典正神尤聖帝明王所首重君等稱天以滅諸神於天則每食必祭饗賚甚於神則見像必毀凶狠若狂凡先師之木主關帝岳王之遺像皆一律殘滅無識者或反以神無顯報疑君等之有所自來不知天正欲厚其兇惡而降之罰耳羣孽之賈盈未極鬼神亦有蒙垢之時待其力盡以報之將報愈遲而禍愈毒也君等平白倡亂殺害生靈數百萬殘滅神像數百千萬貴渺不可期冤孽積不能解肅楊洪韋等既伏天誅足下困守孤城尚欲高枕臥乎其謬五也凡此皆彰彰明較著者然猶以理言也請再以勢言之天下十八省合奉天為十九省而又有蒙古之四十八部西藏回疆皆隸本朝之版圖君等所踞者老穴惟存江寧一城外此蘇常杭嘉湖各城各懷異志指日克復又況城以外皆非所有此猶九牛之拔一毛耳偽示中動輒萬國來同豈不可愧此廣狹之萬不可敵也自官軍克安進紫雨花臺而金陵久已受困從前或有逆夷接濟糧食火器今已嚴禁斷絕金陵一城地廣人眾糧食縱多勢必易盡請觀武漢鎮江及九江安慶守城之賊皆痛殲殆盡人尚肯為君

等死守乎此羸弱之萬不可敵也自竄金陵後即志得意滿淫縱驕奢又加以猜嫌忌刻楊逆謀殺洪逆反為草逆所殺石逆又殲韋逆禍起蕭牆自相魚肉此種奇變足下自思當亦寒心然非足下所得自主也惡貫既盈天殆假手以正其罪也君等如此猜忌其黨羽尚肯信從乎現襄脅之眾愁苦不堪想逃者十之八九獨足下夢夢耳此本根之先撥也君等起事之初以假仁假義愚天下禁擄掠禁姦淫禁殺戮人亦頗為所愚故所過郡縣迎附者有之犒獻者有之願充鄉導者有之此不過掩耳盜鈴之術其實必不能行也不擄掠則衣食無從得天下有甘受飢寒之賊乎襄脅實無賴之輩能保其不姦淫乎既擄掠復姦淫有不殺戮者乎君等知如此偶取一二尤甚者殺之以愚黔黎而仍恣其所為百姓則皆已看破而深恨之矣從前百姓畏賊十數人可以橫行鄉里間今則處處團練人人怨憤一縣可得數十萬人步步皆荆棘矣君等一人也非有三頭六臂可以嚇人也百姓既窺破君等之伎倆而又屢遭荼毒財物被爾掠房屋被爾焚妻女被爾淫幼孩被爾擄其推充鄉官者又苦於誅求無厭柳杖難堪有子傷心切齒羣起而攻者乎是今日之民情與前大不相同也君等在廣西時聚亡命之徒慙不畏死其時丞平日久官兵多未經戰陣是以當前之敵靡君等遂肆然謂今天下無人今則歷練十餘年官軍之精銳較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稱義勇援江援鄂肅清全皖順流而東直逼金陵賊會聞警都堂帳下水陸數十萬身經數百仗餉足固戰餉不足亦戰此乃國家氣運所為非可勉強得者是下當亦深懼也足下在廣西時精銳聚於一起故尚得手今則散

爲數十起勢分則力薄日久則氣衰後來者遠不如前又見死傷過多如會天養羅大剛等後先被戮莫不灰心解體各路官軍又復蒸蒸日上或窺破伎倆屢戰不捷是今日之軍情與前大相異也以理者此以勢若彼足下試平心審之可有一語之不確否凡舉大事在識時變使足下等舉事於漢唐元明之末造成尙有異今值我 聖朝全盛之世忽發此舉則萬萬非其時矣且足下亦知我 聖朝之所以爲古者國大有在乎自古得天下者三代以下漢明爲正然或爲亭長或爲寺僧於前代猶有君臣之義我 朝則龍興東土與前明爲敵國迫明運告終中原無主吳三桂教請入關定鼎葬明帝以殊禮令臣民服喪三日褒崇死節之臣自唐虞後未有若斯之盛者得統之正此其一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禪授之後又三年而後 升遐享年之永各以一朝抵梁唐晉漢周之五代而猶復過之自殷中宗以後無能比者國祚之長此其一 本朝之疆域中國既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及內外蒙古西藏新疆諸部縱橫五萬餘里黔滇楚粵川陝改歸之郡縣以百餘計外此如俄羅斯琉球日本朝鮮高麗安南交趾呂宋諸國莫不奉正朔獻賦琛遺子入侍爲開關以來所未有幅幘之廣此其一我 朝以神武定天下入關以後張李滔天逆裔如燭火之見太陽康熙初異藩作亂天下幾失其大半 聖祖年未弱冠次第削平此後如平準噶爾平青海平大小金川平黔滇平臺灣平西藏平回疆平川楚教匪 天戈所指皆不勞而定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古宦官女禍至漢唐明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子明之九千歲以及呂武諸后皆貽恨

千古此外不可枚舉我 朝宮闈肅穆六宮不過六品如斜封墨敕及廷杖諸弊政均一掃而空之 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多耽安逸明神宗至二十餘年不見大臣我 朝自列聖以來無日不召見臣工文官知縣以上武官守備以上一一過目輦轂之下纖悉必聞萬里而遙 天威咫尺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政治之隆此其一國祚之存亡視民心之向背不可強爲康熙雍正乾隆之朝普免天下全租者七次分別蠲免者累朝以來不可勝數今 皇上不動聲色芟夷大難用兵十餘載田不加賦戶不抽丁 恩澤之入人最深且久以故賊蹤城池城池以外卽非賊有賊去之後卽反正被擾之邑依舊完糧賊雖妄恣屠殺以威之不能禁也人心之固此其一以如是之深仁厚澤而禁以悖理失勢違時之氣執命鼓而抗天兵是自取滅亡至死不悟也豈不哀哉雖然足下旣成騎虎之勢則亦有不能中止之情聞足下之立出於不得已又性慈不好屠殺本年五月內猶放出老稚五千人卽此一端必猶有可轉禍爲福者現在戎首盡殄惟足下獨存或不在劫數之內僕是以不惜苦心抉摘根由願足下及早回頭如果以鄙言爲然卽祈迅復一信辰下大兵雲集水陸並進足下不啻釜魚穿獸如能將金陵全城納土歸誠凡城中裹脅之衆概令薙髮而纒軍器隸江南者立卽遣散隸各省者分途資遣同籍免至盡遭屠戮僕生平以忠厚待人斷不屑有欺詐之事且足下獨不聞原任湖南張軍門卽昔日張家祥乎彼正廣西投誠轉瞬間官至一品名聞天下又不聞福建之世襲海澄公黃梧世襲靖海侯施琅乃海寇鄭成功之部將乎彼富鄭氏將亡之候識時反正

公侯茅土至今二百餘年矣孰得孰失何去何存在足下自耳日金陵合圍不日可破若足下不能解散黨羽後酌留勁卒一二千馳赴蘇杭共擒各逆上報 朝廷下抒義憤封侯在指顧間耳倘仍徘徊歧路眷戀窮鄉則孤非可割據之區一敗更無立足之地將欲回轍兩粵而賴軍不能飛越湖南更有精兵團練處處仇黨羽則紛紛解體彼時麾下之士必有謀獻足下之首以自取功名者與言及此足下能不毛骨悚然乎夫定大計者視乎勢廣東兵威正威廣西得湖南援兵數萬已兌平柳思潯各府前有勁敵後有追兵吾見足下之束手就擒也殊甚易易如欲仍窺江北則戰船已扼長江輜重豈能飛渡此必窮之下策也昔項羽以拔山蓋世之英雄漢兵圍逼卒刎烏江無他失勢故也僕為足下設身處地反復思維進退皆無善策惟有獻城投順一着立地見放不惟保全宗族并可立建奇功足下其果猛然省悟否乎僕帶兵九載身經數百戰前此敵蹤大張之際尚不少動今賊勢方窮何反代作說客誠念天心厭亂劫運將消不忍生民之塗炭又聞足下有可與為善之資而恰值千載一時之會是以推誠相告惟足下裁酌之賜回音為望

主公說法頑石點頭一紙書賢於十萬兵 友生曾望顏註 揆理審勢洞若觀火學問經濟超羣軼倫 通家弟許彭壽仁山識 此書理勢二義說得透快無比深得恩威並用法髮逆有知豈不怦怦心動惜乎獻城之期已定而李逆援至招降不果竟使業敗垂成不得名勒鐘鼎為大局憂其中變兼為作書者惜其時乖 丙寅菊月小農弟恩榮拜讀偽天

王得此書次 即遺心腹回信約期獻城未及期而李逆秀成自蘇杭統帶勁賊數十萬到援降約遂不果時賊圍雨花臺軍營數重連戰七晝夜余因病疫請假回楚遂不復履戰場矣誌此以記余之所遇及賦性之拙 少珊自記

孔子銅像記

白雲山人

台太平江灣有孔氏族藏有孔子銅像長尺二寸許項中隔四高面五嶽俱聳中空楚門秀才孫夢庚云孔子銅像有三其一僅成上半秦漢以來天下大亂孔氏族人背負避亂以去其一即江灣孔氏所藏者是又言藏孔子像家初供于家堂祖宗神主之中則神主皆踣乃用木盒俯而藏之冬至則立孔子像於祠堂作剛鬣柔毛之祭觀孔子像者遠近幾十里咸至祭畢仍俯於木盒而藏之又言藏孔子像家永不病疫瘡但作豆腐不結作發物不發夢庚親至其家親見其像為予言此似可傳信故為記予所覽載籍未博未及見載記孔子銅像事豈誠未經名人載筆耶抑有而余未之見耶未省孔氏家譜載有銅像否耶世之博古君子有知孔子銅像本未見於載記者幸告我同治七年七月七日記於楚門文昌閣

乩方論

白雲山人

世之窮鄉僻壤一種巧詐之徒假托神道降神書方治病名曰神方世之鄉愚受其害而不知其偽者固多明知其偽而附和者正亦不少實異端邪教惑世誣民之惡習王法所必誅者也予嘗見其方輕重遺法品味陋劣或毒藥與良藥錯雜散藥與補藥並投或用無名野藥怪草

異水性味至酷烈本草無考證者其效驗有一服即死者一服即愈者愈則歸功於神死則委命於天彼作禍之徒反得其小利成敗兩不問噫術至此亦巧矣哉殊不知愈者靈之偶中死者人之殺之也何預乎神哉且神靈渺茫斷不能呼之即至即果至必不屑入人之腹中縱果有神道果能呼之即至果能入人之腹中未必能知醫理熟藥性諸方劑精扁鵲之妙擅倉公之奇使其人生不知醫即成神未能治病榮公徹瑟可參孤竹夏姬謝世便儕共姜有是理乎文人死後只解雕蟲勇士傾生依然好武貪夫仍爲吝鬼正人不作邪魔豈有窮山之鬼荒村之神能窮神農之藥探伊尹之湯者乎其至偽而無疑者其惟降神書方乎服不經之藥以傷父母兄弟之生是豈仁人孝子之用心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子願世之仁人君子互相禁戒不服其藥更願世之讀書禮貢一鄉之望者遇有降神書方惑世誣民之風或約通鄉嚴爲禁絕不能則請之有司出示嚴禁有頑梗之徒藉神制人怙終不悛者願加以邪人妖人之律此亦正人心端風俗之一助也

此文論神方之弊愷切詳明有心維持風教者各宜奉爲法語勿視爲空言如有此風亟宜禁絕天地神明監臨不爽降福無疆矣

上湖廣制軍李爵相論雲貴賊情書

富文書舍李少珊稿

敬稟者黔港本西南荒微黔據荆楚上游爲全滇門戶無黔則無滇然阨塞要害唇齒相依湖自千羽舞而有苗格鬼方克自殷宗繫微會於牧野固已沾三代聲教矣漢武帝時夜郎置郡始知漢大後漢建興間諸葛武侯南征時則有濟火刊山通道聚糧作鄉道迎漢兵平蠻功成諸葛鎮以銅鼓表爲羅甸王歷晉宋隋唐皆視爲苗蠻羅鬼時通朝貢羈縻勿絕而已貴州雲南之名始於趙宋中業然是時貴州分隸楚蜀至明永樂始設貴州布政司自爲一省宣德中其徒博覽尹貢等號南州八士文教固已蒸蒸日上嘉靖十四年遂立貢院開科本省文章孝義節烈之風亦漸興起然地接港南居民少蠻獠多深山密箐中作孽弗絕終明之世蠻夷土賊叛者三十有三中間圍省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小者隨時撲滅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未魯之亂一蠻婦擾攘六年金石蠻石承龍之叛十年乃平臥龍蠻王阿倫之叛六年乃平銅苗之陷思巡也鎮苗之陷石刊也皆十餘年始平播州西長楊應龍以及安邦彥水西餘孽或抗王師六七年或圍省城一二載致合川湖貴三省之兵始能解圍而平之至於六廣內莊之亂官軍迭次失利則又傾省之用乃克平之是貴州自永樂設省以來二百年間迄無休養生息之日迨明鼎革僞秦孫可望屠貴陽陷遵義及王祥皮熊相攻黔中大亂民不堪命孫可望復自滇中遣其黨白文選夜襲貴陽李定國繼至沿途擄掠百里火飛蹂躪劫殺十餘年

黔滇生靈幾無噍類順治十五年我世祖章皇帝命將帥師先定黔疆復會師取雲南次年剿馮天裕又次年征馬乃康祿三年平水西靖餘孽流寇叛夷剷削消磨流亡盡復民生復見天日厥後吳三桂反攻陷貴陽孽孫吳世璠復據貴陽而滇省之政繁賦重剝膚敲髓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更無論矣幸聖祖仁皇帝神武獨斷次第削平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宇宙肅清邊徼維婁恩膏盪沛黔滇兩省變昇平者百六十餘年教養並興人才蔚起衣冠文物之盛埒於中土翼然爲西南雄藩雖雍正乾隆嘉慶年間兩次不靖然皆隨時勦撫迄今讀聖武記所載想見師武臣力版圖式廓風化日隆焉咸豐初元粵西倡亂黔苗蠢動叛服靡常而滇徼徇逆又復狡然思逞表裏爲奸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戕官虐民擾攘至今不覺十餘年矣今幸憲台受命督辦貴州軍務親統大兵將平小寇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日月增光風雲變色河邊象陣難當虎豹之鋒山頂蓮花碎向芙蓉之鏢天戈所指地無歸心遙之馬到功成從此久安長治卑職仰承憲諭下問謹就管見所及不揣冒昧陳四條效芻蕘之一言竭愚誠之千慮是否有當伏祈電鑒誨政極知僭踰無所逃罪時艱目擊聊獻愚忱統乞鑒原

計開

一軍餉宜籌備也近年用兵黔滇者輒以軍餉不濟坐失事機甚或因噪餉而內變蓋黔滇非中原可比地瘠民貧四境壁立無可挹注一呼庚癸即便束手雖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雖健

卒不能以枵腹從事似宜多設糧臺源源接濟又復步步爲營節節相應庶出萬全

一鎮守兵勇宜調用也湖南鎮守一帶地方接迎黔疆民性樸直耐勞登山如履平地且又熟悉苗情習之地利似宜於該處調兵募勇加以訓練庶以助兵威而資鄉道可期迅奏膚功至於招募之法宜由各營官兵保薦入伍即歸營將官管帶受統帥節制毋庸另派紳士庶免哥羅及舉賴之徒混充又免紳大於官呼應不靈與將棄撤散四處滋事之弊用勇而無散勇之後患庶於全局有裨也

一剿撫宜兼施也黔滇苗獠擾亂十餘年之久幾於處處皆從賊之人若不寬宥脇從則從賊者之心益堅且恐開不法官紳假公濟私擇人而食之弊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所以廣皇仁而保民生者千古不出此二語

一善後時該省文武宜優加廉俸公費也近年黔滇苗獠叛服靡常此雖由苗獠好亂抑亦地方官有以致之也

卑職伏讀邸報見昔年同摺奏調赴粵之舊同事現任江蘇巡撫丁日昌奏陳六事請增加俸廉一條所云自二百年來風俗由質而趨文日用有增而無減外官不足以養其廉則上司不能不取之下屬不能不取之百姓上下相漁以爲利藪是非由之不明舉錯因之不公侵吞所至倉庫之盈者可虛培克所及百姓之富者可貧極其終足致禍亂之相尋原其始則由支用之不給等語可謂言之詳明而痛切矣然此猶以中原各省言之若黔滇土瘠民貧加以瘡痍未復上下相漁勢必禍亂相尋比內地各省而更速十餘年來所以叛服靡常頻勞師旅實由於此然則欲求禍亂不相尋必先使上下不相漁欲使上下不相漁似宜照丁中丞所

齊先爲優加廉俸公費尙有執法營私者則嚴刑峻法以隨其後蓋必使地方文武其心無內顧之憂而後其身能爲 國家之用庶可將平日取於苗民一切採買加派浮收及土官補缺雜習層層賤削種種陋規永遠革除而待之以恩馭之以法綏以恩使不忍睨峻其法使不敢犯庶幾哉南人不復反矣 同治九年二月念四日奉 旨閣部堂李 批稟軍均悉披閱黔滇總論所論明以前事甚爲詳覈條陳四則能見其大具見留心時事此繳二月十八日 黔滇要害洞若觀火源源本本如數家珍作者平日仕優則學手不釋卷前閱甲子丁卯兩科擬作竊以爲所不釋卷者在舉業詩文等書耳今讀此篇乃知 少珊兄所學固以天下爲已任於 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其平日博覽輿圖邸報一統志及一切經世有用之書固已身深面壁矣滿腹精神一腔熱血其志氣卓不可及庚午四月 岳州府事河南尙慶潮拜讀并註 讀條陳 則皆按切時勢如秦越人治病洞見 臟癥結救時國手匪異人任羽毛豐滿快觀高飛拭目俟之友生林廷式讀於高涼書院

听夕閒談次卷第七節

試蹄醫機緣在舊馬

識行藏買賣逢故人

說到那廠內寬闊非常却好有一圍人身穿緊小紅呢衫頭戴盆笠雄糾糾的在廠駕馬但見這匹馬雄駿神健大有不受羈勒的光景馬夫加上鞍轡套上韁轡正要騰身上馬那匹馬忽地裡豁喇喇的大吼一聲把兩耳一豎尾鬃一擺竟想要跳將起來了那馬夫使盡勁將韁繩拉緊一手執着鞭子縱身一躍騰上馬背就將足姆指尖站住了點個踢踏上把兩腿兩膝在馬腹邊一拍夾一夾緊拿起鞭子一颺隨即在馬後股上着力加上兩鞭一面把轡頭一放喝聲走罷那曉這匹馬不但不非反觸動了他的性氣登時發作起來仰起了頭豎起了耳朵把後脚一低前腳就離地數尺直擡的擡起了半空竟要將人栽下地來了馬夫使盡勁兒兩條腿就緊緊夾牢死也不放這馬就張牙舞爪那箇頭只是向左向右的亂擺忽見一人身穿綠絨馬褂脚下皮靴手中也執着馬鞭走來罵道你這壞飯的東西怎麼就愚笨到這樣地步呢你難道馬性都不熟悉麼正罵着只見他身後又轉出力士數人像個多是替他管馬的他就回過頭對着罵人道這種駿馬必須王良造父纔能駕馭哩又厲聲呼騎馬的人道笨賊你快下來罷不要弄壞了馬的性氣只是不肯馴伏呢那馬夫原是巴不得要下來的無奈這馬刁悍異常任意蹄醫要想在鞍上鬆一鬆身子又怕他趁勢跳起仍舊是下來不成正在沒法只聽那穿綠馬褂的道這正馬寔有重駒之性可惜人多不諳哩只說康吉站在廠前看他駕馬

蘆襄球紀

試蹄醫機緣在舊馬 識行藏買賣逢故人

七

看到後來馬愈強他倒看出神了不覺漸漸走進厰去只見那馬愈加憤怒暴跳如雷咆哮不止于是一擁上前扣銅圈的收肚帶的拉韁繩的一齊動手這驕馬的纔能跳下地來定了一定神氣喘吁吁的道畜生好很呀康吉看他的臉色竟是潔白同紙一樣的那四肢還在那裡發抖哩又回過頭細看這正馬好像有點認得的還走近前去見他額角上有一塊白點問古人說的的盧一般不覺十分詫異道這不是先父所養的駒馬說是將來給我騎的嗎看官康吉在家門鼎盛之時本是公子脾氣最愛的驄狗馬所以這正名駒康吉常與他頑兒的有時在手內遞餅給他喫有時到槽裡檢芣豆給他喫或牽着他偏園中嘻戲馳騁前書中所說從前阿大在非利家中看見的小馬名叫皮俐的就是他如今已經長大了此時康吉忍耐不住走到馬身邊將手撫摩項鬣側耳呼道啞何啞皮俐那啞何啞是西人呼馬的聲音皮俐是呼他的名字了說也奇怪那馬聽見呼他回頭一顧竟像是認得聲音的又像是認得面孔的大露欣慰之狀蕭蕭的低叫一聲康吉喜極回轉身舉一舉手對着厰東道晚生不揣冒昧願請試于先生之前此馬我能駕馭如欲跳越前面柵欄外亦能効勞請試試看厰東忻然應道這馬極好的了請壯士獻技我當拭目以觀哩隨與在旁諸人道爾等尚不信我的話麼這馬寔非頑劣惟善騎者能識其性驅駕直同小羊一般呢在旁諸人皆搖搖頭做出不肯相信的形狀康吉開口道先請拿餅一片來隨有一馬夫去拿康吉等待餅之時再三撫摩此馬依依戀戀早已馴善等到餅拿到康吉接在手中待到馬嘴邊那馬就在康

吉手中將餅嚼去吃了厰內諸人早已看得呆了康吉按着馬背一面騰身跨上那馬忽地一蹶驕的衆人心驚胆戰各各奔避那馬雖驕驕非常終聽他韁繩作主蹄起四蹄往數遍厰東喜不自禁兩手扑扑的亂擊遠呼旁觀的道你可信我的話麼你看他何等馴熟就是練成馱女人的細馬亦不過如此哩有一人接口道他且莫過稱贊了且看他跳柵欄何如康吉遂將韁繩鬆了一鬆把馬約退後了數步趁勢一縱忽的一聲已跳過了柵欄如同常事不慌不忙喚住了轡頭跳下馬來將勒索擲與旁人舒舒徐徐上前覆命厰東以手用力拍著他背脊極聲稱贊道真妙極了是時管馬的皆趨近馬側細視其額顛按摩其腿筋又遠望其神氣之駿異骨幹之魁奇遂議定價值成交原來這馬是有人來買所以試騎騎看那知他不受羈勒若非康吉偶至此馬必無人肯買哩却說康吉見馬已成交須臾牽出不覺雙目就注視門外人就呆立牆邊一動都不動厰東看馬已牽去遂回頭來叫道先生請了此事多承大力始得成交受一則報世之常理遂由袋內摸出金錢二枚雙手遞將過去道須些微意萬望勿却康吉謝道承賜本不敢當且我亦不願受金鄙意欲求為傭便得平生諳習馬性或於君處可以効勞否應道哦諳習馬性既有驗了乃以母指按於鼻端嗤嗤笑道看與該馬有素吾已不聞而知君之不明言正吾之大利哩用手指著外邊已去之人道他們怎知就裡呢又徐徐道這正馬本係一老主顧名非利的所養想先生往日必在伊馬柵在來哩康吉咳嗽一聲道非利君係屬舊交隨應道非利君真好交道里你既與他為友想必不錯事倒也容易任的我

又看你稍有文雅之氣此亦何妨吾非欲以芻牧之事屈尊亦不過費心會計罷咧但不知有薦人麼康吉呆了一呆暗想道莫非又成畫餅麼遂照前在薦人館中的言語說了原來廠東即名得莫當時早已佩服了康吉又聽他的鬼話說是非利的朋友那有不放心必須薦人之理遂慨然道豪傑之人豈在瑣屑君既肯釘鼻子書檯荐人可置之不問且請教貴姓大名康吉說了姓名又道明入工時謝銀再議罷今日可即下榻此間麼康吉回道不能否有小弟同來欲先爲覓一寓所他年輕膽怯不可令與馬夫輩相處呢得莫道好說的不差請自便明日再會罷却說康吉到了次日搬入得莫房中棲身度日雖說落寞權宜到也喜得甚忙不覺就屯住下去了得莫見他頗諳馬性兼有書算之才且能與主顧善爲酬應是心中甚爲歡喜凡有要事盡行囑付與他康吉亦安居樂業圖得眼前安耽有時想將起來不知如何結局不覺又動愁煩然終是自寬自解的惟想起希尼屏居此地又無力入院讀書又怕他與馬夫等輩來往他意中以爲我一人與此種小人習處無妨因自己已有分辯之智守操守之勇不至習染漸移希尼年輕倘使他的口聞相話日見鄙狀勢必習成下流人物豈不有玷門風所以近覓了一所寓處不准與若輩相與每日公事一了即回廬來一則懣慰他的岑寂一則規矩他的規矩有時教他字音學問有時導他嬉戲頑耍總要他同在中光景一樣忘其爲在外的孤苦伶仃哩在希尼終日悶坐幾於不出戶庭他心中本著實感幸虧康吉逐日與之排解遇到撒嬌撒癡的時候康吉見了更爲老大不忍亦不知將來有何法則可以出頭

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已漸過了三四月忽一日得莫招康吉至賬房囑咐道你令馬夫把那白馬牽出來有貴客要買哩轉身對客道這名駿一疋實稱良馬走徧各廠恐怕尚難尋覓呢而且毛片光潔與老爺轅上馬相配便成雙套真是好一對雪花虬哩客乃意氣昂昂的插言道不是高頭捷足的善馬不必給我看塘塞我大凡你們這生意人口才極好說的天花亂墜全靠不住呢回頭適見康吉出來眼光相對兩人打了一個照面看官你道這貴客是誰原來就是當日公車裡同坐加的寓內遇着的浪蕩子只見那人點頭使眼色是像叫他不可敗露我事的意思又正色道快點快點我是有正事去的康吉答應着就領他到廠裡來到馬廠中點手招康吉至傍側耳說道阿你變了計麼勞碌碌管這些事好生不煩惱煞人麼我亦不干涉人事既往的不復提然有一言奉告亦請不管我的事罷康吉聞言不悅半晌道小人不知與先生有何交涉寔不認識你不要看錯了人呢那人道我倒不認錯了你人你倒真善忘事哩你那日與加的君同宿你可記得麼今加的投跡法國新開發財生路吾乃徧游英國諸省今在此作技居然裝出大架子大濶手的模樣取名此密將軍大人爾近取何名吾亦不妨請教囉康吉默然不答人道好漢子只管把那頂好的駿馬牽來我看那些頑劣的不必牽來康吉料道生意不成遂遵命牽出白馬來那四密一見即評論出許多毛病來批道不佳不合我用一時送客而去會圍人把馬仍舊送入場內然後大響大擺歸到賬房告訴生意不成的話停了一會得莫又招他去叫套了車坐到公世襲府中說話等到駕好

車從世襲府中轉來時日已落西正在匆匆馳驟忽劈面被四密撞見四密揚得意騎着正白馬正是纔方閱看買不成交的止住康吉道你且看我只馬已經買了但不知究竟好不好老兄你到估估看價值幾何我之請你估不是爲買進的價要估那賣出的價呢康吉道你要即賣且估一至賤之價也有二百金好值呢四密道也好以一日之事而論真算得好生意哩非明告我與你曾有東主舊交恐那老翁亦未必遂如此相信我噫我實託兄福庇一面說一面隨即躬身作禮禮又哈哈大笑道倘若那老翁他日起疑旋加冷眼老兄且移步光顧敝寓敝寓就在善星客館內且正欲得一豪俠漢子與他一同行事吾心本不吝惜所聽利息儘可與你分幾股的止絮聒閒那馬忽然掘強起來他隨着道這馬聳耳昂頭很有凶光難道已上當麼康吉憤憤的板着脸道吾雖與兄會過然所會各情皆在疑似可不必談今告你明白我回去即將現在各事盡告東主了後事如何下卷續談

斯夕閒談次卷第八

鄧夫行經真多險

兄弟恩情分外深

却說那人聽康吉說到要將此事告訴東家哈哈大笑道小哥哥子你莫扯這大話去嚇誰呢我可是嚇得倒的嗎你真是人都不認識了老實對你說罷你敢說出今日之事管叫你身首異處哩康吉啐道我把你這不愛行止的人當箇什麼東西我怕你嗎那人仍是笑嘻嘻的舉起鞭子一揮道請了罷像不要後悔倒怪我無情呢康吉也不回言竟自扯着轡頭車馳馬驟的去了這邊回到殿中一肚皮的氣沒處發洩轉想要告訴東主不想得莫適有事務出門并且當夜不轉來的於是十分沒趣看看天色將晚賬房中的事體俱已清楚他就整一整衣裳扣緊了房門趨回寓所去一路上沒精打彩的走着正走間忽見對面來了一人匆匆忙忙的見了康吉走到面前他便停住脚步細細打量一番看官要曉得那時康吉正是中有心事緩步徐行的所以他立定細認這邊尚未曾走過哩忽然叫道阿呀康吉先生原來在此地叫我門那一處沒有尋遍好好快請到敝寓去細談 切罷康吉聞言也將此人細認一番只見此人穿着元色絨緊身衣繫着金練高額大鼻白哲面皮好像是見過一面的此刻寔在想不出是個什麼人來默默沈思半晌不開口那人又說道不必狐疑竟隨我到敝寓去 談便知分曉哩康吉道蒙君雅愛但不記得曾在何處相逢此番有何見諭倒要請教那人道在下名八寶老兄居喪的時候曾經家訪過的此刻因有事相商特來尋訪不圖於此處相遇實爲萬幸

孫必如賜光降，喚康吉聽他說出八費姓名，起官初羅巴托他講說之事，心下就猜着了八費便道：「此刻實有要事不及奉陪，如有尊諭，竟請直說了罷。」那八道把酒談心，朋友一舉，況且天色將晚，公事早完了，不必峻拒，這邊再三不肯，只要他說出何事，那人不得已方纔說道：「不瞞老兄說，我們各路採尋已遍，走千山萬水，哩令弟阿大扶病相尋，現在這城中察跡，誓必訪着老兄方肯回去。今日幸得見面，那是天假之緣了。其阿大的一片真心，真是惟天可明。老兄到今日之下心，也可以平了，何必絕人太甚呢？即如阿大思慕之切，懊悔之深，在我們旁觀的人，向日感動要替他出力代尋，以慰他的心哩。何況老兄一本之誼，豈有反忍心拒絕之理麼？所以依在下愚見，不知一國回去，重整基業，再創家門，省得在外邊作空喫盡辛苦，怕不好嗎？康吉聞言，心中焦躁，暗道：「偏偏今朝遇着這兩個瘟神，纏不清爽，真真晦氣，遂開口道：『老兄尊論極是，足開茅塞，但小弟最是拘執的人，不能通變。當時曾立有誓言，永不受其惠，卹今朝倘若更改，也叫人笑話說我是沒志氣的人了。』」八費道：「老兄，你此言差矣。誓不受惠，卹待誰敵之家罷了。阿大是君之兄弟，豈可以讎敵相待？羅巴行為舉動，起初原太很毒，他此刻也懊悔得什麼是的，只要你肯俯就，他隨你要什麼樣都可以應許，都包在小弟身上。老兄意下何如呢？」唐吉暗想：「這人真纏不清了，怎好呢？」發了急，很命的說道：「我當初本賭過咒，你逼我再賭，箇咒罷如若受其惠，卹與之交，往天神下殛，大禍臨頭，老實對你說罷，我今日已有生路，足以自立。大丈夫那是受人憐惜的嗎？你講便罷，說畢，就將八費一推，徑自搶路走了。八費看

他頭也不回，飛奔而去。獨目發了一回怔，嘆口氣，轉到下處中來，店內已掌上燈了，香官原來阿大辨散二人各自分路訪尋，遍處查問，得了一個信息，說有人見他進弗那城的，所以會齊了一徑尋到當時二人在館中，正要安排晚餐，只見八費狀師回來，備述路間遇着情形，阿大向八費道：「如此看來，他的怨恨之心甚深，恐怕難解釋呢。」八費聽他拒絕之言，語竟是斬釘截鐵，一無挽回的，而且醜態百出，難以形容，竟像他有好地方安頓，可以不受人憐的了。此種光景，令人難受，依我看來，他既在馬場謀活，這個人就壞了，你想這馬場中可有正經人麼？他的父親在日，他早已喜歡弄牲口，同馬夫等終日混着，可見他實在是壞坯子，一倍子不能歸正了。何況此刻竟喫到這碗飯呢？我又聞得之地，新到歹人，胡行不法，他也曾經交結，那是更不成了。依我想，不如隨他聽其自然，你也無須過意不去的古語說得好，自作孽不可活，哩只有希尼這小孩子年紀，輕性情厚，尚未曾染成惡習，倒不如收羅了小的，捨去了大的罷。阿大因起先病體尚未全愈，此時正斜躺在睡椅上，倦餒餒的，懶聲懶氣，答道：「這樣說，倒真難了。我倒真沒了主意了，依你辦法，希尼之事亦宜預先設法，請他回來，聽我細細說，白何在。八費道：「去探問康吉寓所，想就好好來，原來殺白是箇精細偵探，好比上海的包打聽軍營裡的細作一般，正說間，却好那殺白奔將進來，一面用手巾在額上抹汗，一面復命道：「老爺那人下處我已探明白了，噫，真是粗猛漢子，險些兒頭腦着了石塊呢。幸虧我們當差之輩，慣經危險，不畏凶悍，而且託天之福，頭腦倒也堅硬，還不妨事的。辨散問道：「那小孩子與他同住，磨

應道是辨撒臉上便帶着憫色愁容又問道你看那小孩子可仁靜和平的麼應道那倒實在不知道當時殺白辦了一日之事也真大功德成且志在重賞遂自己想出一計向人費道小的想明長赴德莫馬場探問康吉舉動若何并可知得伊與友人實有密交與否德莫既爲康吉能使之聽他理說豈不好麼阿大接道這像最妙你到德莫那裏可以細說情節請其宛轉勸諭使康吉不固執初意不堅持硬心少體諸友殷勤之意這全在你與德莫說得透澈明白哩那德莫雖居賤業或能知情識理亦未可知呀殺白答道且請寬心小人承辦此等差使非止一次素常精細靈巧從不誤事我今日去明日再報佳音能遂垂著手拿著帽子在下面站了一站竟自轉身去了人費見殺白已去回頭對阿大道我看足下面色灰，似乎貴體尚未復原請勿忘令尊翁屬付之言當以保重爲要不如早些就寢養養精神就是睡在牀上亦不可心緒不寧過於思慮呢阿大道多承好意相勸我的志實尚未全愈哩說著就立起身來携著火油點的琉璃小手照一具照路緩緩的步入臥房一面歸寢一面心裏尚有打算看明日我不如富面見一見康吉看他怎樣光景我說出當時陪侍他的七苦酸澀言爲證還怕他不自悔初志嗚看官這阿大如此係戀康吉遍處尋訪必須厚加顧息不忍異地飄零在如今世上也是个極盡弟兄之情誼的然當日毅然爲之不過是一片良心不能埋沒罷列又說到阿大大病稍有起色的時候想起愛格臨終遺言心中便急不可耐逼住他父親羅巴登時便要設法將二孤尋來羅巴稍爲勸諭他不即趕緊去辦他就作起嬌來羅巴心中

也在躊躇因同了線殺白先行潛探不數日來復命道已探得踪跡所在並說其曾與加的往來恐怕要習於下流話羅巴慌忙問道你怎麼說答道他所來往之加的行爲舉動頗屬荒唐雖不至與盜賊同類然既不務正業不習正事終年過活將靠著什麼呢大約憑他伶俐的伎倆刁巧的心事胡亂去罷人家好好小哥哥子跟著這種人交往那有不習成壞樣子的呢羅巴聽了這一番言語心中很不自在竟要捨去不習專門尋問希尼來的意思那阿大心裏却大不以爲然心心念念總記挂著愛格臨死的時候託孤寄命何等珍重今朝却逃出了竟隨他入於匪類怎樣對付愛格呢况且年紀尚輕血氣未定即使染成惡習並非他的。來面目倘能趁早收回善爲調導深加管束當必可以挽回的就自己帶著病勉強看起來整到愛格當禮寓處向館中主婦稟請康吉下落那婦人便將康吉所寫的謝恩言志書信一封檢出呈與阿大阿大從頭讀了一遍頗爲心動那急於恩恤之心愈加迫切竟同熱鍋上螞蟻一般那婦人倒反問起這少年是何名姓與尊府是何親戚阿大一想倘若說出康吉則他與我家係有冤仇不如暫將他姓名匿過待日後見着之後再行說出不遲于是捏說人名書且不表阿大走到家中即修書一對寄到磨敦家中問信前書已詳却說阿大自得磨敦回信將二孤一兩奔走情形具悉明白當即要治裝前赴磨敦處商議尋覓之事無如羅巴看他病體未愈萬不肯令他出門反叮囑了各親友等不可將此事提及這是他漸漸忘記的意思那曉得阿大既不能遂意鬱悶憂愁漸覺更加沉重延名醫爲之調治真是如水澆石一無靈效羅巴

束手無法諸醫士難論紛紛皆說不如遂其意使他出門去尋一則可借山川游覽消煩悶一則倘能尋得則心中快慰病就可以脫身了不過要沿途保護風霜調勻飲食倒也無妨碍的羅巴無可如何只得命之前往終不免放心不下遂定下主意親自同去又雇下綠役殺白三人一同前到磨廠處來問訊過磨廠一路跟着踪跡真所謂逢人問信遍鎮搜根無計不施無處不訪路過數處羅巴心下厭煩起來又因店中有事故心不下竟擬定獨自回去惟重令其子格外珍重不可過勞致傷身體阿大遂拜別父親竟不肯半途而廢帶著練役二人後進了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白門新柳記

大文寶

海陽許豫養和編

文寶字韻珊金陵人本良家女幼隨阿母避寇杭州轉徙至滬上孤苦無依遂落平康籍年十四艷美絕倫滬上爲通商馬頭富商大賈麪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各省豪貴亦多寄居於是文寶名既噪門前車馬絡繹如織而文寶獨敬禮文士視彼市儈蔑如也滬之北里在洋涇浜樂戶不啻數千家多蘇人習尚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小桂珠黃愛卿相伯仲嬾雲山人滬上本事詩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老話溫終帶六朝烟水氣移來海上也消魂爲文寶作也歲庚午歸金陵杜門謝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會招之則必至並不取纏頭貨所居曲房綺閣香爐茗椀位置楚楚山人時客金陵再贈詩云幾年滄海別惆悵意如何南國拋紅豆東風捲綠波重逢疑夢寐絮語代悲歌莫漫傷遲暮看余兩鬢皤一日進香清涼山有素未識文寶者偵知之馳數十騎隨去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其爲時所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寶每值夏夕獨坐一涼篷懸名人書畫燈檠盞以棗花簾障之船內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見者疑爲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文寶故知書楷法妍雅繼從山人學詩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爲平沙落雁曲愛於月夜操縵洽洽動心魄山人曾爲水閣之會觴詠駢羅履鳥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爲之冠文寶度曲解爲新聲豪於飲工爲酒糾航錄事座客無不沾醉清涼仙子於

座中識文寶爲本事詩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謝雕飾一泓秋水出芙蓉又云珊瑚秀骨翩翩影多在回波一笑時其風致可想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肯赴有貴客遺金陵買風雪相訪一見欣慕謀落籍置之金屋卒謝罷之然擇偶甚苛迄無所就亦不免春華易謝之感人贈詩有云偶彈寶瑟酬知己生恐紅絹誤此身又云素面久除塗抹習丹砂誰識女兒身蓋憫其遇云中州野鶴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寶名款門求見意甚虔文寶慨然出見敬禮備至遣人快甚常津津於齒頰間也

保珠

保珠錢唐人幼爲父母鬻於金陵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頰微渦頰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尊學琵琶重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榜櫺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保珠不樂清涼仙子以庚午秋赴金陵鄉試訪見之擊節嘆賞謀以五百金落其繡鴛母居奇未之許未匝月已爲新人設計賺去仙子方落第歸里及至聞其事悵惜無已賦失珠詩云絲絲楊柳畫樓春長板橋頭履跡新江上秋風千古恨何時再遇弄珠人迴憶蕭齋保相關金樽玉笛共徘徊從今痛灑皎奴淚一斛明珠換不來

素娟

素娟海陵人辛未春來金陵年甫一七童真未滿新月照人輕雲吐岫望之足銷塵思初未知名屢與水閣之宴與文保聯袂嫵雲仙人贈文保詩云有秦月娟娟宵脉脉秋心分領是何

人之句女伴聽其語競繡於領巾如杏花春雨詞之織羅帕也素娟尤吟諷不去口而未知秋心分領之意疑專爲己作巧山人書之扇頭山人不忍相欺又不忍拂其意乃另贈一剪梅二闋云生小娉婷絕可憐素影娟娟素貌天然粧成徒倚畫欄前花也娟娟月也娟娟偶伴檀郎入綺筵素面窺簾影手調絃琵琶斜抱鬢雲偏態又娟娟韻又娟娟百本瓊花孰比肩樊素爭妍東素同纖有時倚竹小流連風引娟娟露濕娟娟莞居第幾天臺索難宣統素休捐願卿珍重好因緣惜此娟娟莫誤娟娟素娟得詞甚喜秦淮燈舫中播之管絃爭相傳誦素娟名遂盛歌筵舞席佳客競相招致先有一輕薄子欲出重貨挾之去素娟抵死不從此子旋因他事敗人皆服素娟遠見某太守自江北來一見素娟詫爲神女贈七襄錦爲贊意在梳櫛娟不應太守素然興盡另覓得金仙以愛素娟者愛之然終覺不如素娟美次年復來金陵仍招素娟有酒問娟家所寡有者娟逆知其意答以年來小豐裕多受貴人賞賚恐折福且不久將爲貧家婦金玉錦綉所用之太守默然又力贊金仙色藝之佳固請再招金仙太守許之其明慧而有機變如此素娟聲價日高而性情恰閑逸居臨桃葉渡每日曉粧初罷手扶綸竿倚水檻垂釣人見之如烟籠白芍藥柔荑清豔殆鮮其倫蠅道人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則靈氣者洵然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與娟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初素娟與小蓬仙善結爲手帕姊妹蓬仙少二齡已先嫁然不得所詳在瀛仙傳中素娟亟欲從良而鑒於蓬仙稍歉頗切躊躇盛名鼎鼎之時愛者多忌者亦不少謠詠之口君子傷之矧十七桂

弱女子乎宜其求脫離苦海也

衛香

衛香廣陵人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粧無抹脂障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
遏雲時金陵宴會以藥倦齋為最感幕客寓公道暑消寒均集於此每集衛香必與焉衛香既
與諸名公游遂乃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
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為之掩淚悔餘庵主人來往金
陵奇賞之主人有孔北海風坐上客常滿全力為衛香提唱賦詩記事坐客從而和之積至數
百首之多今悔餘集中載墨韻詩七十首皆由衛香而發其警句云文無不是迷陽草坐久心
清入妙香則事指衛香也衛香羞與市僧伍心日強境日寒益以麴蘖自戕又癖嗜芙蓉膏體
日頹弱雙湖外史與衛香雅相得歌場酒次相對忘言淡而彌旨先是海上嘗最昵衛香而雙
湖外史惜玉憐香遇衛香加厚病重常遣使存問兼致醫藥之資亦可謂深於情者矣辛未秋
季卒年二十四葬清涼山側嬾雲山人呼衛香為酒友其卒也山人弔以二絕云一醉沉酣永
別離負卿惟寸心知生平愛伴香奩體偏是衛蕪未入詩占得清涼土一坏荒郊埋玉不勝
愁何人為立真娘碣斷綴風流似虎邱

小瀛仙

小瀛仙廣陵人顏色如海棠經雨艷冶絕倫而眉宇間時露英氣年十三來金陵鬢髮雙垂珠

可人意年十四艷聲遂噪與素娟齊名每有雅集招素娟者必兼招瀛仙素娟長瀛仙二齡以
貌勝而歌喉稍亞瀛仙則抑揚宛轉極穿雲裂石之勝每度曲時坐中謹譁頓息屏氣凝神潛
心領畧惟恐其曲之終在局外者亦不禁喝采又能串思凡佳期等戲紅氍毹上應弦赴節真
不啻嫋嫋垂楊搖曳於曉風殘月時也洵抵金陵齒弱而憨相露芒角日與諸名流濡染吐屬
亦漸臻清妙矣某貴公子年甫弱冠温文爾雅鍾愛瀛仙意亦嚮往遂訂婚嫁公子格於
嚴命事出江北某鎮軍以威挾之擲與鴛母白金三百徑挾之去非所願也鎮軍好肉如天
人者六人瀛仙班在第七眾姬以其出身樂籍共起揶揄之鎮軍豪宕無定性寵日衰褻去衣
飾迫使共婢媼操作常吞聲飲泣年甫十五遭此折磨令人有煮鶴焚琴之恨懲偽諫人賦減
字木蘭花惜之云瀛洲仙子玉貌亭亭誰得似小樣紅粧立向瑤階妬海棠素君醞釀勒住好
春香未放跋扈風來壁柳吹花一夜開

素英

英廣陵人居甘四橋頭姿致綽約跌宕風流鄉宦某公嬖之擬置作道室定約後壁壁清塵
已將作阿嬌之貯矣某公旋病卒室中人志甚謂病由素英致乞江都令按其素英聞信星
夜逃至金陵甫卸裝先聲已播招徠酒者無虛日九十九洲釣徒遍游南北閱人甚多自謂生
平所見無如素英態度者居秦淮未旬日艷名頗重略亞素娟時稱二素尋為匪人所構遂成
訟凡寧令牒拘之素英窘甚與嬾雲山人僅一面丐素娟代請緩頰山人以詩寄令云六朝金

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嫦娥失計方奔月再困雲英
奈若何寄語風流賈令尹護花恩比種花多遂免逮此事與隨園詩話袁香亭事絕相類亦佳
話也素英自是厭薄烟花飄然遁去雖同輩亦不知其蹤跡云

小玉紅小紅

小玉紅六合人轉徒維揚年十三至金陵慧眼修眉天然韶秀雖髮未燥盤髻插花丰姿殊韻
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襦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鶻乍得新霜分
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歌喉酷似小瀛仙唱仙圓一闋
清爽滑烈動盪心魄清商徐引傾其儕輩菱湖長精於音律品秦淮曲口以小玉紅爲第一此
論既出軍皆驚蓋以其年尙穉而名未著也資格取人遂無真賞嘲風弄月亦如是乎所居
近東水關屋宇頗隘而爲燈舫往來必經之地游人屬目嬾雲仙人偶過此遙見玉紅訝其神
采頗類瀛仙招使度曲嘆賞不置即以所譜秦淮燈舫新曲書紙扇贈之玉紅粗識之無畧
解釋已洞悉全套節奏山人又贈聯云青蓮絕唱誇羣玉白石新詞付小紅玉紅手製茉莉花
毬山人兼丐題詠山人卽席賦百宜嬌謝之云琢玉爲花剪冰成顆粧罷絲絲穿就式仿晶
圓影偷小鼻觀清芬參透奇葩媚夜恐暗裏春光微漏想攢將碎瓣團團趁伊含蕊時豈剛
好是風前浴後偏嬾押瑤簪學貽瓊玖配有蓮花答來梔子故故芳心挑逗低懸麝帳料艷福
今宵生受到更闌酒夢醒時妙香徐嗅玉紅得詞甚喜蠅道人亦賞識之續詩云生小眉顰尚

未舒亭亭初日照芙蓉尋芳已遍青溪曲李俗桃粗總未如自是聲名頓起玉紅與素娟瀛仙
皆爲手帕姊妹排行第五又有名小紅者齒與玉紅若亦嫻慧

岫雲

岫雲一名秀芸與化人幼隨母居仙女廟已巳春來金陵年十六姿態嫵媚秀外慧中善歌舞
豪於飲居城南之鏹子巷聲名藉甚與衛香如意常往來於藥倦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衛
繼而投契過深客生嫌隙海上客遂專注岫雲花晨月夕觴詠流連岫雲無不與者海上客善
度崑曲每偕岫雲更唱迭和色授眉與旁觀亦艷羨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試金陵見岫雲
遂相款洽岫雲手持素箏上畫鷄冠花索居士題居士援筆立就句云雖然非草非花質却比
羣芳出頭意以第一人許之也岫雲喜甚居士又屬秦西人爲照像遍徵題詠由是岫雲名
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白金落其籍未之許江在某生亦來應秋試者強納爲姬拒之更力生乃
糾忠少年十餘人謀竄取之居士偵知匿岫雲於別室而月事寢岫雲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
嗣居士將歸岫雲每詢行程輒有采鳳靈犀之感臨別折蘭花數枝授居士曰以此訂同心
居士譜高陽臺一闋云丁字簾前辛夷花底維舟曾共尋春慵自梳頭淡粧不著羅裙閒雲心
性生來嬾只閒情絆住閒身待安排微閣蘆簾貯取眞眞無端又作天涯夢嘆飄蓬蹤跡同是
沈淪兩度秋風爭忘石上前因拳蘭當作將離芍付蕭郎暗領清芬最難禁握別綢繆約殷
勤明年居士重來訪岫雲以釣魚卷鷓鴣鰓又逾兩月客有與居士同游者性暴躁岫雲

甚禮之一日偕居士過訪岫雲匿不出客大怒出聲詆碎其香奩什具殆盡居士再三解勸不及居士性極溫存乃爲同伴所累深自惶歎又因岫雲別有所歡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與絕懲僞駭人戲代岫雲作菩薩蠻寄之云曲闌倚遍愁心續郎心更比闌干曲寒意襲輕衫郎心寒不寒秋風吹木葉葉與林長別莫漫怨秋風春花往日紅近惟海上客與岫雲情好無悶云

如意

如意廣陵居釣魚巷之西園頗豐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環目之愛作淡粧如梨花倚雪有屏棄鉛華之意陽美山樵雅愛憐之名與衛香岫雲時雙湖外史提唱衛香海上客提唱岫雲山樵則專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藥倦齋秤毫卷處雅集座無雜賓惟乘驄舊使柳下客西海漁隱瀨雲山人間與焉諸君品題詞衛香豪邁岫雲冶麗至於靜穆自喜不即不離青樓而有良家氣韻者斷推如意爲最然如意頗自矜重非所屬意纏頭錦雖厚不往有武弁某招與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圍門以威力相脅如意偵知由後戶先避去是時駐防兵弁日與歌樓尋釁遂有大鬩秦淮之舉熟女妓數人曳歸內城數日始放還從此如意視烟花爲惡道深自潛匿日以從良爲念庚午夏揚州司馬納爲姪同件羨其得所而山樵悵惘不已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揚州杜腸斷烟波江上路葉已成陰孤負尋春一片心宵涼夢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瑤臺風露多

大文卿小文卿

大文卿鹽城人明姿憨態光彩射人壬申夏五月既望湘君偕慎獨生晏嬾雲山人於秦淮畫舫時飄微起微波不漸湘君召酒佐二人一則文卿也既入座吐屬圓利舉止矯矯四座歡然湘君樂甚自是一意文卿不復戀道勞苦李矣龍眠畫史亦雅重文卿極口揄揚之然畫史周歷花叢取多棄少未免愛博不專近則檢束身心深防跡地故雖癖好文卿蹤跡恰不甚密惟湘君至誠皈依爲賦采蕭之詩一日不見如三秋今有此親切人或以微詞取笑文卿爭之必力文卿相待亦頗加厚方文卿之初至金陵也名已著嗣因事構禍所歡擊至姑蘇避之事實定重來聲名更盛駸駸乎肩隨素娟矣近與素娟岫雲諸名下結爲手帕姊妹類聚羣分亦如名人標榜可笑也秋波稍有雌雄是白璧微瑕而一種溫膩之氣質足令人心醉慎獨生贈詩云嬌小双劇可憐得人意處最堪憐泥卿一唱清平調不作鴛鴦也是仙同居育小文卿者稍瘦怯而亦自楚楚可憐

巧齡巧珠

巧齡年十三巧珠年一金陵人居牛市水閣皆安月娥養女也月娥另有傳在衰柳記中金陵克復後幸准舊人存者齒皆垂暮後起絕少僅安家兩巧耳巧齡姿貌中中而酬應便捷妙於語言每值宴會輒以舌戰衆賓雖老名士不能屈善極洋琴手口相應前統領某鎮軍來金陵鍾愛慮以安家爲邸舍值巧齡生辰置酒高會巧齡欲致全真散人未至寄贈云調舌能

蘆裳瑣紀

白門新柳紀

十七

爲千巧稱觴初度十三齡蓋慰藉之也巧珠便嫺伶俐嬌穉可憐唱昆腔小調無不入拍每姊妹合串雜劇羣嘆爲雙絕秦淮方昇平時一河兩岸妓家比屋而居以京幫爲上品蘇幫次之揚幫又次之近日風流數澤全屬揚幫矣兩小庶能延京幫墜緒乎

大翠齡

大翠齡海陵人良家女年十四以父負債急鬻身於廣陵李八家居仙女鎮與詹上舍曠欲委身相事上舍亦心許假母不欲也強挈至金陵卒未夏傍花居士訪翠齡於小玉紅家臉暈微紅如芙蓉之倚朝露修潔自好婉慧多情而眉黛間時有恨色居士因燈船之會酒闌細詢隱衷翠齡以簷上舍舊約告屬居士作書寄上舍居士憐其多情同社宴集必招致有酒聲價漸高然日以從良爲念假母患之以計賺歸翠齡既歸念居士不去口每逢金陵客必詢蹤跡壬申春復來金陵晤居士自言憂傷憔悴恐不久於人世輒嗚咽不自持居士再三慰勸乃已時有某統領者甚愛翠齡謀以六百金贖其藉翠齡亦厭倦風塵矢願相依房中媼鸞閣陰白假母假母尼其事凌虐百端翠齡知事不諧與某君訣別促其速歸夜飲芙蓉膏死年二十有二聞者無不太息淮南大令爲作傳春穀明經爲作誄懲僞駭人聞其事賦浪淘沙憫之云花月太匆匆淚裏巾紅香魂輕逐五更風生與芙蓉爭艷麗死殉芙蓉磨蝎苦臨宮北翼無從星期密約竟成空傳粉何郎情未斷再世重逢

小桂

小桂廣陵人如意之妹也長身玉容艷冶如桃花善談謔能令四坐解頤與素娟雙鳳小瀛仙小玉紅相善號姊妹爲後進之翹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全真散人於畫舫招來有酒歌喉清脆酬酢富人意手持摺疊扇扇上小楷能辨認散人稱賞次日散人游秦淮又見小桂於柳陰之下旁侍一女童儼然畫意遂贈以虞美人詞云蘭湯浴罷梳妝懶青髻鬆挽白羅衫子茜紗袈間與知心小婢立斜暝桃枝綠扇搖風細粉汗香融賦扇頭誰寫十三行仔細端詳筆畫似檀郎時悔餘庵主下榻於葑倦齋方搜羅秦淮佳麗一見小桂嘆爲名不虛傳擬排日宴會爲得人慶適有淮西降將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攏小桂不願又懼禍乃宵遁近聞豔名已噪竹西矣

雙鳳

雙鳳一名綺栊與化人中身貌無瑕可摘至於眼波之飄瞥性格之溫存時蓋罕其偶矣與小玉紅同居蠅道人與全真散人泛舟過東水關雙鳳憑欄佇立數水面游魚著茜紗衫持桃枝扇偶一送盼使人意消蠅道人悅之即招致舟中侑酒贈以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雲冷沾欒霧香籠袖從教芳思深深記無雙別傳引鳳餘音多少花繁月皎儂只是未解歸心閒凝盼攜卿覓醉助我題襟難尋閱風渺渺休再問成連海上瑤琴望玉霄清迥誰共登臨傳語雙成料理同覓取鳳子清吟清吟罷紅燈暗別離酒停斟道人與散人爲文字舊交近同作寓公約以觴詠消暑雅集頗多散人方提挈玉紅道人亦拂拭雙鳳自是雪藕調冰之地雨美常

聯袂比肩矣

秋蘭吟卷

秋蘭用漁洋秋柳韻和恩竹樵方伯

德清榆 樾蔭甫

靈均猶有未搗魂 移到西風白板門 空谷素心誰是伴 美人香夢不留痕 好尋陶令新開徑 莫
 關明妃舊住村 綠葉素枝殊可愛 九歌一曲試重論 昨夜秋風昨夜霜 荃橈幾度過橫塘 迷
 離瘦影通書幌 狼藉餘芬到履箱 莫笑天涯同作客 無妨花國尚稱王 斜陽認取亭亭態 妖豔
 羞看碎錦坊 珊瑚仙骨五銖衣 越豔荆姝比總非 見說國香天上少 本來秋士世間稀 長疑
 畫檻留春住 安得吟魂化蝶飛 歲晏孤根期共保 風蕭雨晦莫相違 秋容到此亦堪憐 真覺
 輕盈欲化烟 老去羅含庭寂寂 瘦來燕姑恨 絲絲風流漢殿披 香客憔悴文園臥 病年幸有故
 人青眼對 不辭狂到綠毫邊 ○前人 秋風秋雨澗消魂 領畧幽香鎮掩門 楚楚自饒名士態
 青青如對遠山痕 文君獨處臨卽市 西子窮居越國村 却笑九齡詩意淺 園葵場藿與同論
 幽居原不避風霜 小小除庭曲曲塘 分得餘香歸翠袖 擷將殘豔入詩箱 三春花事輸金谷 一
 曲琴心感素王 莫山塵寰弄顏色 還愁狼藉到鷄坊 憔悴西風感綠衣 投時花樣本來非 豈
 惟置酒豪家少 并覺留題詩客稀 無賴寒蛩偏絮絮 多情蛺蝶故飛飛 芳心不恐儕輩躡 入
 朱門願轉違 絕代風神祗自憐 未容移傍麝爐烟 山人骨相原無肉 大女衣裳不著綿 羅保
 芳香留晚節 休誇秀色翻髻年 寄言裘馬五陵客 莫漫尋芳到者邊 ○元和袁學瀾文綺 露
 蟻風神月鍊魂 曉涼香逗竹籬門 翠搖空谷寒天影 碧暈湘煙楚雨痕 白雪流音琴室黃花

結伴菊連村仙姿綽約非凡種價抵珍珠計斛論 楚澤蒼葭未受霜乘簡遊楫散橫塘
獨閱千隊薊合西成稻萬箱咳饌潔羞詩補束亭鵲雅集序傳王卡娘肯替抽秋影畫筆留
名重教坊 騷人緝佩曳青衣秀色春容豔態非漢殿西風蕩澤冷羅含晚節世和稀罷遊添
消追歡贈不逐高蓬轉地飛九畹流芬秋比潔靜修初地俗塵違 不受人間熱客憐林阜傲
露淨風烟根栽纖手情芽茂蕊吐同心意緒繇幽客榮華歸晚境美人遲暮感流年移來洲野
苗分翠相賞鑷池玉檻邊○前人 倩影嬈娟玉作魂何須寂寞怨長門幽浦蕙徑蓮芳氣涼
閉紗窗合碧痕秀色齊開明月圓清香遠挹稻花村鳳雛五色舒林野菊婢何堪與共論 膏
澤修容倚玉霜渾疑香露溢荷塘根防穴蟻儲奩水花並牽牛不服箱篋裝裝甌閩客甃盆
供養朝川王出山漸覺清標格富族爭來購市坊 入室幽香暗上衣近來姿態已全非西京
古觀芳華晚南國佳人信息稀滬土培根悽蟀語江臯含翠度螢飛巖棲自覺知音少結契松
筠與俗違 守貞志潔自知憐維處荆榛隱霧烟陰覆床茵和桂馥蒸添閨夢繼瓜綿驪壇睽
句儲佳友畫省含香讓少年獨冠羣芳殊衆卉清標台譜在梅邊○長洲秦 雲膚雨 空谷
天寒欲 魂恐教鋤却悔曾門三湘花蘼波涵影九畹香清月有痕合與杜蘅生楚圃羞隨蘆
荻老江村自憐臭味同心少冷澹襟期孰共論 也如殘菊傲新霜翡翠羣飛戲野塘尾肖鳳
垂宜養石香同屬滅怕開箱登臺宋玉悲詞客緝佩靈均戀楚王寫照替花清灑藻不須麗句
關養坊 一叢幽徑拂行衣回首春華已早非君子孤高遭際晚美人遲暮識來稀緩拈翠管

職情寄重譜瑤琴逸興飛不屑爭榮同艾草肯因憔悴素心違 花含淺露最堪憐枝裊金風
曉圍烟打葉波寒停白舫掩關人冷寄紅綿幽同巖桂開今日秀並靈芝競昔年何事襟游諸
女伴彌來暮暮采江邊 ○吳縣亢樹滋鐵卿 西風吹醒舊香魂脉脉無言靜掩門一角秋
烟清入韻幾叢涼露淡餘痕山蘋縈繞應同渚黃葉蕭疎別有村歲晚芳菲終不改紛紛凡卉
漫圖論 林阜昨夜被微霜喜見青青茁滿塘舊沐金膏芳竟體 新紉翠佩積盈箱三春幽
恨辜香祖一曲清商感素王且讓海棠誇際遇風流賞遍門鷄坊 脫卻紅衣換紅衣舊時丰
韻不全非亦知寂處同心少莫訝幽居識固稀歡事怕從溱洧問愁心欲傍澧沅飛平生領畧
悲秋味不礙光風與我違 肯向東皇更乞憐終朝含雨復含烟美人有例傷遲暮驢客無聊
恨渺緜瀟谷流芬雖處處空山坐老自年年天生一種清華品合傍唐宮漢苑邊○長甯曾行
怨亮卿 天涯楚客漫銷魂掩映蘼蕪綠到門葉翦羅雲秋有影心含珠露淚無痕愁多夢遠
懷空谷水碧沙明感舊村信是騷人誇晚節冬榮桂樹許同論 紫莖綠葉欲凌霜嫋嫋秋風
動野塘紅佩江潭誰艤楫薰衣漫閣試開箱好從舊夢尋燕姑莫向荒臺問楚王記得畫圖初
省識玉京家在大身坊 光風汎日試春衣回首韶華景已非澧浦烟波依舊好蘅皋裙履近
來稀廿番風信羣芳過十二湘簾一蝶飛鄭重國香堪絕俗不須惆悵素心違 芙蓉澤畔莫
相憐往日春愁最暮烟武帝汾河情脉脉陳王長坂思絲絲香同庭菊爭標格秀並庭芝台歲
年祇笑會稽王內史策亭重漢茂林邊

碧梧秋館詩

茗翠詞人寶山沈穆孫

春曉曲

濛濛香霧薰羅衣烟絲斜罨雲髮低錦屏十二隔春信綠窻窈窕紅鶯啼簾紋顛倒雙鸞鳳枕
 函柝碎遼西夢日高睡起倚闌干寸陰已沒花埭縫○春夜曲 蘭膏膩滑銀缸紅丁丁漏箭
 催銅龍杏葉雙燕抱香宿夢魂翻入梨雲濃窄地湘簾飛不起瑤階露氣清於水娟娟璧月射
 闌干花影如潮滿窓紙○文丞相松風琴歌和周秋史夫子作 黑風吹海崖山石側身爾望
 孤臣泣為譜松風一曲琴聲聲秋雨鵑絃澁憶昔襄陽未下時河山半壁強支持環娘柳女捧
 琴至一彈再鼓空凝思臯亭轉瞬烽烟擾朝臣爭上降元表萬里疆場頓寂寥天涯從此知音
 少青原夜雨何瀟瀟三日空悵錢塘潮琴兮琴兮尚無恙壯懷不知白雁謠抱琴流落廣南道
 井澳厓山都草草一彈朱鳥飛西臺魂魄何時歸再彈冬青落六陵秋草增蕭索移宮換羽音
 更哀平章山下悲風來水茫茫兮山蒼蒼思君王兮天一方七條絃索飛清霜五坡回首烟塵
 黃招降詩寫琴丁洋安得墨山更攜號鐘至同寫磊落抑塞之忠腸吁嗟乎將軍頭侍中血睚
 齒齒常山舌撫琴欲奏正氣歌危絃促柱皆嗚咽小樓孤坐長嗟咨國亡不死非男兒從容就
 義赴柴市此心惟有焦桐知琴材本樹乾淨土二十八字琴中譜留伴君家玉帶生精英一樣
 傳千古○題瘞琴銘後 錦屏忽斷鴛鴦夢碧烟委地琴絃凍杜鵑啼徹淚闌干一曲瀟湘罷
 清弄埋香瘞玉歷千年流水飛花總杳然別有琴心椎不碎肯隨紫玉化秋烟桐材更落吳儂

手龍腰鳳唳苔花厚細別貞珉仔細看清卿小字仙家偶南卿家本住蘇臺響屨廊邊拾翠
已是新音諳綠綺香蘭醉草擅清才畫闌花氣薰亭午文窓窈窕修眉譜翠管銀箏一例捐螺
徽鴈柱千回鼓蕭史多情引鳳皇天南靈鷲渡銀潢錦函只取瑤琴勝樂府從今補洞房洞房
曲折香雲繞戢翼同棲翰林鳥伉儷情濃永結禱彥先正是青年好妝鏡臺前舞彩鸞欵梁斜
掠碧雲寒暗香曾製梅花引合爲王郎着意彈抱琴特立花深處撫絃回顧空凝佇銀甲初調
三兩聲隔簾細碎金鈴語海棠稍上月娟娟璧玉良宵照影圓顧曲好憑紅豆記徵歌要藉綠
陰眠軟紅低襯芙蓉褥鴟絃頻喚卿卿續誰料終宵弋鴈歌轉成中道離鸞曲芝焚蕙歎總酸
辛三尺琴牀暗積塵可惜蘭香徒小謫那禁奉倩不傷神淒涼早罷梁龔晏十年夢冷銀羅薦
琴在入亡事可嗟連珠雙璧空留繼瑤軫飄零殉古邱鷄坡夜雨長松楸十行哀誄鏤黃絹一
字珠璣一字愁春畊人到瀟瀟浦尾焦蛻出桃花塢韻事遙傳顯慶年吳趨逸士爭先睹鶴市
靡蕪沒舊痕春風剪紙替招魂一坏芳草犁黃土輪與貞娘墓尚存○吳宮詞 齊雲天半起
高樓元夕燈光照水流玉殿綺羅春似海西風黃葉不知秋 紅粉長隨細柳管漫將事業比
田橫采芳唱罷尋香續夜夜歌聞賽錦城 蛆蠅墮釜問占辭簪鬢桃花贈一枝詎許井中波
不起此身無復續金兒 盤門西去又斜曛銅鞮秋涼瘞墓雲惆悵東風寒食節白楊蕭瑟太
妃 赤龍休說粉侯強轉眼薪橋碧血涼秦罷神絃空濺淚鶻聲啼急麗娃鄉 芳蕙淒涼
瑣碧烟香桐孤館草芊芊歌臺舞榭多零落怕更與王問阿圓○遊仙詞 玉京咫尺接仙居

十職繁華賦子虛可惜黃梁炊未熟匆匆一夢到華胥 芙蓉纏緜署仙城帝子翩翩捧玉笙
爭說上方鐘磬好人間誰識步虛聲 錦陌香馱七寶車清都消息盼來賒諸天灑遍曼陀雨
不著園中碧奈花 圓風錦苑列千層百級雲梯未可登翠輦不來金鳳冷春宵聞煞九華燈
太史爭傳絳洞仙瓊膏一沃灌丹田金甌縱有蒼鸞血不及靈根種壽泉 階下青芝幻鹿
胎琅玕聲震碧雲哀法嬰容罷元靈幽不入羣仙會裡來 下山十里華清已斷塵緣未斷
情霞綬雲裾三百輩坐中誰是許飛瓊玉免金烏笑擲九茫茫情海劫塵寬雲容再世殊多事
悔乞天孫絳雪丹○柳影 千條弄影自參差金碧樓臺春晝遲瀟岸日斜人去後曠亭雲散
酒醒時橫窓婀娜偏宜畫映水輕盈別有姿一種風情誰領略隔江殘月繫相思○柳眼 不
向樓頭門翠蛾乍開青眼奈愁何十分睡態迷紅雨一縷春情注綠波勞爾江湖迎送倦看他
人世別離多劇憐斜睇東風裡秋水矇矓剪碧羅○清夜吟 四壁燈光瘦寒蛩易惹愁泉聲
清入夢竹影淡如秋月白露華冷天高雲漢流北窓眠不著涼夜獨登樓○偶成 翠竹蕭蕭
風滿亭水紋不捲夢初醒開來掃石開棋局鳥啄松花落畫屏

無題三十絕 上上平韻

補羅山人集唐

小閣涼添玉蕊風彩雲天遠鳳樓空紅牋漫有平行字無力嚴妝倚繡幃 斜掩朱門花外鏡
得人憎是繡芙蓉一鉤冷霧懸珠箔愁檢銀針信手縫 飛花寂寂燕雙雙暫寄華筵到玉缸
銀燭忍拋楊柳曲隔溪煙雨吠村庵 斷腸煙柳一絲絲脈脈春情更泥誰步月怕傷三徑蘚

長鬢弱袂動參差 博山爐煖麝煙微 雨斗闌珊北斗稀 一種娥眉明月夜 誰家別淚濕羅衣
青翻翠扇水堂虛 畫泥琴聲夜泥書 獨倚欄杆意難寫 玉樓珠箔但閒居 愁將鏡細看
珊瑚線 纔穿淚臉珠 多病不禁衣 更薄宛風含露透 肌膚 會書焦葉寄黏題 玉水清流不貯
泥 欵枕夢魂何處去 驚鶯千萬萬 長啼強將纖手整 金釵獨食花間掃 玉塔柳絮杏花留 不得
自休自了自安排 且覓團扇共徘徊 蓮朵含風動玉杯 綠綺韻高湘女怨 爭教紅粉不成灰
似有微詞動絳唇 淚沿紅粉濕羅巾 不勝惆悵還惆悵 幾許悲歡保在身 鳳書還回月中
焚翠幙 蘭堂蘇合熏 任有風流兼縹緲 宿羅衫子薄羅裙 繡裙斜立正銷魂 深院無人獨倚
門 可惜亭臺閑度日 空留鶯語到黃昏 風入羅衣貼體寒 慵紅悶翠掩青鸞 莫教回首勻粧
面 蠟炬成灰淚始乾 碧桃紅杏水潺潺 照耀金釵簇膩髮 莫對月明思往事 願陪鸞鶴向三
山 星河耿耿漏綿綿 個裏無窮總可憐 啼鳥休啼花莫笑 一雙纖手語香絃 苦被芳風透綺
寮 簾鈎纖挂玉葱條 不知紅藥欄杆曲 自有池荷作扇搖 頻來歸燕定新巢 出入朱門未忍
拋 何處春風吹曉幙 紅深綠暗徑相交 乍疑因夢到仙曹 花裏鶯啼白日高 緩揭繡衾抽皓
腕 洞房西室女工勞 繁華穠艷竟如何 兩後花容淡處多 強整嬌姿臨寶鏡 枉將心事託微
波 深掩妝窓臥碧紗 繡屏愁背一燈斜 梁間燕子聞長嘆 纔見開花又落花 獨把花枝歸洞
房 臉紅眉黛入時粧 暖風遲日濃於酒 不信年華有斷腸 金井秋啼絡緯聲 好題幽怨寫關
情 綵牕素 垂文練 斜倚熏籠坐到明 便教鶯語太丁寧 直似當時夢裏聽 會繡桃中拋錦

字春腸遙斷牡丹庭 曲欄愁絕每長憑 夜色樓臺月數層 風颺檀煙銷篆印 篆鏤影裏煮孤燈
珠箔當風挂玉鈎 桂枝梧葉共颺颺 虛生芍藥徒勞妬 春入眉心兩點愁 玉液金華重厭
斟 焚香宴坐晚窓深 無端織得愁成段 月下芬芳伴醉吟 香風暗動鳳皇簪 夜宿嫦娥舊桂
潭 空記大羅天上事 謫來人世未爲男 山榴似火葉相兼 微雨微風隔畫簾 窈窕玉堂奏翠
幙 金爐檀炷冷慵添 晴煙漠漠柳絲綠 錦字愁教青鳥銜 簫管曲長吹未盡 新詩他日佇開緘

治陶子春題社村圖曲

西脊山人秦雲堪

南北仙呂入雙角合套 北新水令 問幽人何處避塵囂 渺烟波 規江環繞門前 栽細柳 簷
角畫香茅 境僻非遙 樓隱處 偏占幾漁鄉 好 南步步嬌 髣髴機雲橋 同調 註 謂與令
弟詒孫 一樣誇文藝 才華富彩 暮犀判東西 置吟牀 茶竈共把利名拋 澹忘機 且學閒鷗鳥
北折桂令 羨煞你比淵明 往日風高松菊 開徑剪蓬蒿 那人兒把臂相招 月夕烟晨 來
往漁樵 要煖酒林間 葉掃要敲曲 琴上弦 調有甚麼 意念焦勞 有甚麼 車馬喧囂 看破他 世路
風塵 只落得物外逍遙 南江兒水 回首流離日 扁舟數口 逃恍秦人 竟向仙源到 遍桑麻
忘卻兵戈 關連知心 一見關襟抱 註 避寇貞豐里 始獲識君 肯惜我 風塵潦倒 難得末
世憐才 各自箇相邀 欣早 比雁兒落 帶得勝令 啟茅齋 宴賓朋 四座邀進 滿盤 啖藜鱸 風
味飽 那時我與你 賭催詩 捧鉢敲我與你 互評花 懸檻眺呀 擊瑤箏 日把壯懷 消喚金樽 儘把
閒愁 掃把燈兒 同向雨窗 挑把竿兒 共向烟江 釣漁橋 喜移幽壑 耐僧寮 喜分茶話 絮叨叨

南傳傳令 高懷宜鷄羹浪跡忘鸞飄愛風景江邊孤村好因此上避兵塵住幾朝 北收江
南 呀忍話起昔年烽火遍江臯悵窮途乞食子胥簫響時聞華亭鶴鶴隔迢迢 註 轉徙
雲間始與君別 快妖星不復蘇臺向家園走避悶煞我一廬風雨念知交 南園林好
那其間琴樽興象這其間音書寂寥知聚散原難逆料饒別恨暮天遙遮望眼暮雲高 北沽
美酒帶太平令 阻江村萬頃濤阻江村萬頃濤想衡門沒塵埃看那白露秋葭一水遙溯伊
人踪杳思何日理雙橈把俗塵緣平生都掃窮達念萬事俱拋羨野鶴翩然林表比閒雲去來
莫料我呵賦新詩相轉隱拾入深林相將跡韜呀准挈家兒從畫裏棲身老 南尾聲 幽居
美你圖中好令我展玩連番也俗慮消肯輕擺鷺約鷗盟孤負了

天九文

仲嘉戲作華鄉手錄

牌以天九各統於所尊也夫華則為牙樸則為竹牌之製不同委以天九為至尊故名之嘗思
大易言陰奇陽偶而天之數終於九此河圖之所以成變化也預定位相參精之則為著策之
用而稱名偶合顯之即在器數之微試舉玩物以究其原而天為尊九亦並天而尊天與九並
而益尊而天九之製於以傳今夫牌譜作於宣和而天九行焉其事類於呼盧論點而爭其勝
負其妙通於射覆分陣而各運其靈明蓋四人之座先排而八張之牌各擲矣凡和之而天九
則不定遊而定打此以知傀儡而登臺難得歡呼而終局而患得患失如消歷劫於棋枰凡和
定成而天九則不定成而定結此以知舉形之壁壘已伏有象之干戈而孰弱孰強幾等俳優
之角無蓋嘗考之牌之製凡二百二十七點像星辰布列之位也天牌二屬凡二十四點像天
之二十四氣也地牌二屬凡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也他若人牌象人和牌以象太和元氣其
說類多附會姑不具論而論其大旨則開合用有不同而文武各相為製文以天為尊而地人
和及三長四短屬文武以九為尊而三五六七八點屬焉文之合者為拖武之合者為夾其文
武合者則天九為最尊下則地八人七和五是也而武牌中有三點六點也合則為至尊亦為
乞丐則又在天地人和之外而自成以為乞丐之尊也吾於以知打牌之無高低若於以知結
牌之有順逆一自八落低二過肩以後則過張盡亮何難暗算而明求所難者孤一人和不合
同龍之例逢三逢四莫尋敵角之張而况自家之牌氣太低則他人之牌情轉旺無端而全探

則加倍無端而至尊則加倍無端而全探至尊則倍而又倍甚至三點後來反得稱尊於全局短牌趣結虛擊獨九而吞嗟智勇有俱困之時豈不尋快樂而反增懊惱也哉其爲天拖九拖夾八之牌則信手排場自可中情而快意所慮者來單來兩屢墊而終不齊頭留權留單一錯而便成赤腳而况我以可伸而反屈則人將轉敗而爲功文牌至而無用武牌至而天無用文拖武夾至而天九俱歸於無用甚且三張齊到可蓋而文武不侔四卓皆官欲擺而上家先落棧械有莫測之端豈不尋消遣而反爲之束縛也哉嗟嗟冰簟疎簾儘多雅興何至以如年之長日幾消磨於二三百副之中明窗淨几足寄閒情何至以有用之心思竟沉吟於三十二張之下世之溺於是者吾恐其不爲天九之尊而自囿於乞丐也悲夫

楓涇謝仲嘉廣文烏衣望族鳳閣奇才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癸酉冬薄遊滬上小住月餘下榻寒舍與子訂忘年交相得甚歡燈下無聊手談適悶即將天九爲題感時藝一首雖游戲之作而精細安詳一無遺漏卽以文論氣充詞沛亦墨裁中之當行出色者非於此道之折肱不辦錄呈 貴館望採擇焉

華鄉氏識